春秋公羊問答

公羊問答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鄒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聿興張湯傳而道益顯其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賈逵作四十條咸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仍授樊倏之書何君復述李育之義竊悲二創覃思三闕守羊弼緒說依子都條例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學海之譽諒非徒爾世不能考其聲音訓詁與夫典章制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汩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

書邵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氾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作欲殊塗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學至晉但試讀文今殆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舅氏曉樓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詆於劉歆又其甚者謂繁露之名取象古晃玉杯之例殆等連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郡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則懷蛟徵夢下馬名陵式祠堂于舊治想謦欬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已者也又以公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遐稽博覽著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說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

經麋信漢議獨理何氏方諸前賢如合符契若其暴桑周狗伏雞搏貍大義無關識小斯在僂疾黨所踊上壂行咸屬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為之左證作公羊問答二卷荀慈明之問徐欽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其目舊疏自為問答茲編蓋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舊聞文淇賦質檮昧莫測涯涘猥忘謭陋重荷諈諉但乏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爾

道光元年二月受業甥儀徵劉文淇謹譔

序

公羊之學蔽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蕞殘也議之蹈空者猶拾瀋也君子何貴乎講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既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卲甫之閉門知幾蕆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覩皮面墻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瞖矇至震無救於聾聹也欲治公羊而末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甯曰君子之於春秋

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譚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据經史疏通而証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錢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刪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葢自隨唐以後儒者以爲孤經幾不屑懷何氏之學雖盛行于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

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尚在人間曩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冀成一家之學不欲摭扯左穀爲三傳之調人先儒爲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既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

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橇檋也江河之惡沱不可知況滄海乎衆山之岃崺不可知況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爲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進求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闒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嫫一炬而爨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

賢哲何足以知春秋曾子云老馬識途予雖駑駘亦旣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尙或覽焉不致驚濱洋而悲歧道也乎

嘉慶歲在己卯秋八月旣望江都淩曙撰於粤東之節署

公羊問答目錄　一百一十五事

卷上　四十九事

歷 爾
許田 娟
僅 送女
周之正月 三老五更
縣車 寔來
以不教民戰 權
三等五等 衛侯朔
岱宗 負茲
九命 紀季
魯子 星霣
國氏 博戲

卷下　六十六事

大夫以碧　昳

竫　河曲

薰所　出

捘菑　臬

荷畚　赫然

逡巡　超遽

周狗　暴桑

不毛　撝軍退舍

杅　詳

秣　堙距

廬舍　井田之義

菰　　換土易居

辯護　　得乘馬

三老孝弟　　里正

一月得四十五日作　　大學

墠　　鬳瓦

踊　　鼷鼠

坐盜天性　　侈

鞶行　　廩廩

闒　　傅母

大原　　我知之矣

時孔子年二十三　　王城

公羊問答卷上

江都淩曙著

問春秋何爲以例言也曰禮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春秋之世功有小大罪有淺深非例不明管子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史也例之說由來久矣何氏解詁之例非其自創略依胡毋生之條例何氏之文謚例疏中所引之外餘不概見又公羊傳條例一卷見於七錄今佚董仲舒有春秋決事比漢志云十六篇今佚又繁露精華篇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故例莫詳於公羊至於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與從博士金子嚴

爲左氏春秋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以釋春秋穀梁之例始於范甯別爲略例一百餘條唐以前無有不言例者至宋人以爲都無義例全憑赴告之辭始置例於不講矣

問徐疏司空漢三公之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曰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嶽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

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沖帝册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

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

問徐疏掾者即其下屬官也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實政論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問、徐疏若今之三府掾也、何爲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騶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憙、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府、是也、

問、徐疏云、閔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後儒以其出於緯書而疑之、外此別有可証否、曰、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周公朝讀書百篇、墨子已具有其文、不獨始於

緯書與閔因之序矣

問公羊疏所据之本卽陸德明音義之本否曰未必是也按釋文孝經士章食廩必錦反公羊傳云廩賜穀祿也今公羊傳無此文故知非陸氏之本

問何邵甫自序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櫽括也栝櫽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櫽栝又枸木必待櫽栝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櫽栝之力櫽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栝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櫽正方者曰栝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

問隱元年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於古有

徵乎曰按沈約宋書禮樂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朱氏經義考以爲此是逸書據此是唐虞以來相沿之舊制矣不獨大傳有其文也孔安國注尙書湯革命改正易服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二說不同鄭義爲允

問隱元年疏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如徐此言所据何法曰徐彥唐人以唐法而疏經也唐律疏議立適違法者徒一年卽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亦如之徐氏之所据本此

問隱元年注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問隱元年疏引駁異義云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於漢事有徵乎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問隱元年傳以乘馬何自昉乎曰世本相作乘馬宋衷曰相土契孫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馬之法

問隱二年傳婦人謂嫁曰歸注有二歸之道何也曰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据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公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寧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

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於齊是也

問、隱三年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於魯史而並記夏殷正何也、曰、春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春王二月者、殷之正月也、春王三月者、夏之正月也、春秋通三王之統、故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之三正、必通三統者、二王之後使為三恪、各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如微子朝周常服黼冔是也、孔子刪詩存周頌五篇以備三頌、孔沖遠以為所以通大三統、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書、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

三正之微定律著令魏明帝青龍五年詔書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又云仲尼大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則其明義豈近在殷周而已乎自此以後不復言三統矣後儒既昧此義遂以三月亦爲時王之月豈不謬乎即左氏傳解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舍此不談而逞其肊說何耶

問隱四年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臣可以子稱君乎曰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問隱五年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其分陝之地可考否曰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

問隱六年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然則師出有時乎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宋人取長葛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問隱六年傳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

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

問隱六年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春秋正歷明時當用何代之歷曰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五家之歷多疏闊唯顓頊歷微近故張蒼用顓頊歷元封中用太初歷測弦望最密也晉志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以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廿一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据此則用殷歷矣

問隱八年注引書歸格於藝祖何氏作禰祖何也曰何氏所引者今文尙書也

問桓元年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何以知許爲魯邑曰魯頌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孔沖遠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

問桓二年傳楚王之妻媦注媦妹也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

問桓三年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於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

主人女父也、此送女父不下堂之証也、士昏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証也、庶母及門內施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証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是也、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之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

問桓三年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多少二字或衍文也、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若存字解之、多爲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注無明文、安能强爲之區別耶、

問桓四年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於何徵之曰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以夏時冠月之說爲不足据

問桓四年注養三老五更白虎通與獨斷不同當何從曰蔡邕曰三老三人五叟五人白虎通曰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白虎通之說爲允鄭君亦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何氏此注所引與白虎通略同

問桓五年注禮七十縣車致仕疏云淮南子云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輿字者有別解否乎曰按白虎通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縣車示不用竊謂白虎通之義較長

問桓六年經寔來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寔不可從

問桓六年徐疏以不教民戰何氏之意與鄭別其異同安在曰穀梁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

問桓十一年傳以爲知權前此有言權字者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据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

問桓十一年注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朝廷立官必法天地乎曰周禮天官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

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周禮如此不獨春秋說文也

問桓十六年注衞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誰絕之曰孔子絕之也孟子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劉熙注知我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我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問桓十六年注岱岱宗泰山也泰山何以謂之岱宗曰風俗通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三禮義宗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爲岱也

問桓十六年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白虎通作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此說然否曰爾雅蓐謂之茲郭注公

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唐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草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笫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爲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

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之說當時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

問莊三年經紀季以酅入於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注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夫既欲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而得之繁露曰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復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有所依歸據此則季紀之復罪紀侯實使之故雖迫於兄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者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

問莊三年傳魯子曰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訛昭

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賜碭人也据此則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之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王伯厚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

問莊七年星霣如雨注星霣未隧而中夜反者有据說文而解此事者可從否曰說文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玉篇申之曰雷起出雨也今傳言星而不言雷注明言星霣未隧則霣字作隧字解此如淮南子丙午干壬子星隧是也

霣與隕通說文隕從高下也繁露星墜謂之隕可証說文霣字又一義不當据以解此

問莊九年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何故不同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以不知也

問莊十二年注極其禍生於博戲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纏次校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矣

問莊十二年注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所本曰文子也校其傳曰姓辛氏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子也

問莊十七年注瀸者死文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衆多何也曰爾雅殲盡也犍爲文學注殲衆之盡也故何氏以爲瀸積衆多瀸二傳作殲

問莊十八年注蜮之猶言蜮也其義何所取曰人臣蠱蜮

其君則蜮生周禮蟈氏疏引服虔云蜮短弧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

問莊二十年經齊夏大災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以痢爲瘠以瘠爲災於事有徵乎曰劉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於阼事

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按痢與厲通瘠一本作漬禮記鄭注引作大災者何大漬也呂氏春秋仲父之病矣漬甚古瘠漬通也

問莊二十二年注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歷志無有差跌之跌

問莊二十四年傳夫人不僂注僂疾也他書有此訓詁否曰荀子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賣之不可僂售也注僂疾也

問莊二十四年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縰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得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

知其何所本也、曰、白虎通亦引此文而不明出處、齊風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作夫人纚笄而朝、疏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据此則何氏所本者列女傳、

問、莊三十年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何也、

曰、詩江漢鄭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休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又兎爰箋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証、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

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所從曰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榶衞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劒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周禮王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

公羊問答卷下

江都淩曙著

問僖元年注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陳氏浩曰宿留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五帝紀宿留海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具深切郊祀志東海宿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視宿留而視之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耶

問僖二十一年注詐諼刼質諸侯古有刼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此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刼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楊球率河南尹洛陽

令圍守元家球等恐並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刼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長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刼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魏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刼質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

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刼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刼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刼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不得一例視之也。若管仲目夷。眞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

閔。僖三十年。注。矯君命聘晉。釋文本又作𢹂。何也。曰。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注。師古曰。矯。正也。矯與𢹂同。其字從手。

問僖三十一年雨升徐疏以爲雨升無文何氏更有所見雨升果無文乎曰爾雅有此文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

問鄘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疊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不崇乃一朝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强合毛傳適形其謬妄而已

問周禮春官言四望公羊僖三十一年言三望何也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故四望魯下天子故三望陳氏

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曰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爲三望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据楚語諸侯二王後祀天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也鄭元云謂海也岱也淮也何故曰考之於經書明言望於山川此其確証公羊非無据矣爾雅梁山晉望也禮器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汙池經言望祭無不指山川者外傳之說不必從

問僖三十一年注六宗何氏所主者何說曰堯典禋於六宗有其數無其名先儒各以意說之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此尚書大傳之說也謂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並祭之此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也謂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此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也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中以元始故書說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又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此續漢書祭祀志也謂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此孔光劉歆之說許愼賈逵從古文尚書馬融從尚書大傳李

邵從今文尚書謂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此鄭康成之說也謂禋於六宗爲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此張純六宗表也張髦從之謂六宗爲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此劉邵之說也謂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與孔光劉歆之說同此王肅對魏明帝之言也謂六宗者日月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此司馬彪之說也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爲六六爲地數推較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此虞喜別論也謂肆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

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埋也祭之名非升禋之祭此劉昭之說也謂六宗爲六代帝王此張迪之說也杜佑以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此通典之說也校蓋自漢魏六朝以來六宗之說紛如聚訟互相攻駁莫定從違是以三禮義宗謂先儒所釋義各不同亦各有通此皆調停之說亦無一定之解若何氏所主又異於諸說蓋以日月星辰風伯雨師當之與鄭略同鄭有司中司命而無日月也何氏之說惟與劉向五經通義相同餘不合也

問僖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隻踦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

楚之間謂之踦漢書五行志劉向作觭輪師古曰觭隻也觭倚踦皆奇字之通借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釋文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

問僖三十三年注揖其父於師古介者不拜謂其拜如蹲何也曰此軍禮也孔叢子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此其証徐疏云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蘷按陸氏釋文盧植本作蹲然則何所据之本與盧同

問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注諼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諼詐也前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

問文五年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

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

問文七年注以目通指曰眣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問文十二年傳惟淺淺善竫言注竫猶撰也其訓詁可証否曰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僎鄭注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卽其証

問文十二年傳河曲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所据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也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山八曲也東至洚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

問文十三年傳往黨衛侯注黨所也所猶時也齊人語也古書有徵乎曰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至於所猶時也見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作時字解

問文十四年傳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何所据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

問文十四年傳子以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性之正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

問文十六年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要斬殺人者刎頭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

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腰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据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

問宣六年傳有人荷畚注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說文甾部畚蒲器䍃屬所以盛種二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宣二年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說文作種誤也

問宣六年注赫然已支解之貌未詳其義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之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証爲衰世之淫刑

問宣六年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逡巡有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却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蹵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

者晏子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有作蹲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却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假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恭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同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切音義則一可証

問宣六年注躇階猶超遽不暇以次何也曰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爲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歫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

問、宣十六年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

問、宣六年傳、活我於暴桑下、注暴桑蒲蘇桑、何也、曰、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公羊注作蒲蘇、韓非子、木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美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卽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吡蒲蘇、不同可證、呂氏春秋作㪚桑、淮南子作委桑、㪚古委字、呂氏春秋淮南子說同、

問、宣十二年注、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何也、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确之處、漢書食貨志、磽确、

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墝埆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嘉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

問宣十二年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或以爲卽用鄭伯之茅旌以撝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肊說也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注撝揮也舍注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爲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退舍之說與賈杜不同左傳退舍三十里而與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矣

問宣十二年注杅飲水器說文盂飲器二字不同何也曰

杅即盂之假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

問宣十二年注何以謂善用心曰詳曰詳者祥也古字通耳易覿履考祥虞翻注祥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

問宣十五年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何也曰說文䬴食馬穀也今借作秣後漢崔寔傳方將柑勒鞬靮以救之注引何休注柑與鉗通後漢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

問宣十五年注堙距堙上城具有据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

之法修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傳其城也

問宣十五年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別有所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廛二畝半也按廛卽里也何注下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

問宣十五年注井田之義云云食貨志無文何氏何所据耶曰此見之於後漢書劉寵傳注引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

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云云、何氏之說本此、

問、宣十五年注、還廬舍種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卽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楸、彼注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

問、宣十五年注、上田一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今食貨志無三年一換土易居之文、何也、曰、此卽漢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也、國語作轅田、賈逵注轅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唐云讓肥取墝也、孟子使徒無出鄉、注、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

也孟康注漢地理志轅田云三年爰土易居古訓也

問宣十五年注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何以謂之辯護曰詩疏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

問宣十五年注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軿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者非散民可比矣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

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以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問宣十五年注。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里正於經有据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戸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

問。宣十五年注。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而食貨志無作字。何也。曰。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据此可知食貨志有脫字。

問。宣十五年注。學於太學。何爲太學。曰。魏文侯孝經傳。太

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問宣十八年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此於經有据否曰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賈公彥以爲謂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

問成二年傳以紀侯之甗來注或說甗玉甑何也曰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郭璞注音言

問成二年傳踊於棓而闚客注踊上也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而鴞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此其證

問成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鼷鼠何物也曰說文鼷小鼠

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問成十年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問成十年傳何爲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又疏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証

問成十三年傳上鑿行也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按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毖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

問襄二十三年注庳庳近升平何以為庳庳也曰漢書循吏傳此庳庳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庳庳言有丰采也

問襄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而損益之不獨用周禮

故不同、

問、襄三十年注、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於何徵之、曰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注、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

問昭元年經言敗狄於大原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他物從中國何也、曰、元和郡縣志曰中國曰大原、夷翟曰大鹵、按晉大鹵大原大夏夏墟晉陽太康六名其實一也、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耳、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知之矣注時孔子年二十三何氏何所据依而知其時孔子年二十三歲乎曰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据此推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

問昭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酆鄗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唯洛

食、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据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於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謚据本初而言、故曰東周、然謂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

問昭二十五年注、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鈇鑕、注、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郭注三倉云質莝椹也、范雎傳何當櫍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

問昭三十一年傳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釋文以爲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何也曰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問昭三十一年傳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公扈子者氏也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証

問昭三十一年注季氏負棰謝過棰何物也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路溫舒傳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棰聽刑之禮也

問定四年注挾弓者懷格意疏格猶拒也或曰格來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格敵也鬬也殺也史記張儀傳驅羣羊攻猛虎不格明矣周語穀洛鬬韋昭云二水格周禮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莊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古者方伯征討諸侯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此皆格之明訓疏後說非也

問定八年傳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順祀而叛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

問定十二年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此何說也曰此不見

於經當是逸禮何注半珪曰璋此天子與諸侯用以爲合符者也故各執其半漢書司馬相如傳故有判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注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卽此可以証之魯諸侯用白者以郊天之故

問定十五年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何也曰孟喜周易章句㕧日在西方時側也

問又曰下昃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

問哀六年傳有魚菽之祭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亯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

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

問哀十二年注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爲率矣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强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歛民故何注以漢法況之

問哀十四年注待聖漢之王以爲法此漢儒之空言與抑

果有確証否曰兩漢君臣皆以經義發爲文章觀其詔誥奏議凡決疑定策悉本之於公羊舉其大略可得而言焉公羊之義大一統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之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王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据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

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
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
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
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
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之義天子嘗娶於紀、故封之百里、
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据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
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
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於父母、鄭元伏后議帝皇后父屯
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
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通也、杜

鄭曰臣聞陽尊陰卑卑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儀父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

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夫父母與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恢曰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諝曰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以行此禮公羊之義未踰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援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崩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

公羊之義譏逆祀質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公羊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公羊之義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公羊之義通三統劉向曰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愼民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凡此皆散見於兩漢書中是以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晁爲漢制法王充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

維揚磚街青蓮
巷柏華昇董刊